

《雨鼓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雨鼓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42965

出版时间：2015-10

作者：[阿尔巴尼亚] 伊斯梅尔·卡达莱

页数：326

译者：黄荭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雨鼓》

内容概要

15世纪，奥斯曼帝国出兵围攻阿尔巴尼亚的城堡，帕夏率领千军万马驻扎城脚，千奇百怪的攻城方式轮番上演，百转千回的军委会派系斗争层出不穷。第一次踏上战场的士兵手忙脚乱地冲锋陷阵，预示着下雨的雨鼓声犹如上帝的怒吼……

《雨鼓》

作者简介

书籍目录

奥斯曼帝国的幽灵（中译本序）

第一章

第二章

第三章

第四章

第五章

第六章

第七章·中章

第八章

第九章

第十章

第十一章

第十二章

第十三章

第十四章

末章

《雨鼓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一共是三个故事：第一个，“讲的是一座一些勇敢的人们进攻和保卫着的坚固城池”（博尔赫斯）；第二个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围攻阿尔巴尼亚城堡的故事；第三个，苏联及华约集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。”只有士兵还是这些士兵，城墙还是这些城墙。死亡依旧是同样的颜色和同样的气味“（289页）。
- 2、24%放弃
- 3、小说。大概我最近喜欢看这种架空类的严肃文学，如果你给它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通称倒也不错。方所的年度推荐，挺对我胃口，值得一看。我想以后我研究发展路径的时候，是不是要把反事实假设用到极致。
- 4、丧鼓为入侵者自身而鸣，荣誉被托付给苍穹的祈祷浇灭。
- 5、一场精彩的战争描写！各种各样有趣的人物描写。特别喜欢两次军需总管与史官的长篇对话。什么才是胜利？怎么取得胜利？“我们以为把死亡带给他们，殊不知，是我们亲手让他们成为了不死神话”。雨鼓在最后出现，它的声音结束了这样战争。也预示了失败与胜利。PS:十一章与十二章的过渡有点不顺
- 6、从内而外的写战争，通过对宏观战争的“虚化”处理来凸显各种人的悲剧核心。所以如果你想看宏大的古代战争，会显得单薄。
- 7、精彩
- 8、#书友集推书#@书友集 《雨鼓》的深度与文学性远超《金字塔》。《金字塔》中的比喻太过明显，几乎只要换个人名就可以无缝对接苏联，而《雨鼓》就深邃得多。虽是站在被侵略方的角度，作者的侧重落在侵略者的方面。故事没有一味纠结于战争的残酷，或是抗战伟光正，从人性出发论证侵略失败的原因。
- 9、比较诗化，可以理解作者的情绪和表达，那种回溯历史时的宿命感和民族情绪，但是不是我想看的历史小时。翻译有些细节不好，比如军委，炊事班。作者也有些细节问题，比如7天就铸好炮。
- 10、战争。帕夏。20161128。胜过金字塔无数。
- 11、梦中和现实的雨鼓同时响起，咚咚咚-，宣告帕夏的生命终结，平常安稳或波涛激荡，你要选哪种。书里对士兵的描写，触动了我的心绪，他们的血肉以最惨烈的形式倒挂在战梯上，却没有人在意他们怎么渡过了一生，卑微而又渺小。
- 12、卡达莱这种似真似假的历史书写确实好看
- 13、没想到卡达莱的书这么好看，诗人经验的作家写小说总是充满丰富的意境空间，让围城的残酷更加深沉，让战争的本质更加虚无。参加围城的每个人都暗自品味着命运的苦酒，最终就让一场雨来决定诸神的旨意吧！
- 14、这才是史诗啊。
- 15、描写细密精彩，读完长舒一口气
- 16、从战争中战败一方的诸多片段，来探讨人性问题。
- 17、翻译有点问题，“一长溜一长溜的帐篷”等等，很容易让人出戏，希望译者多斟酌下语言，对于这样大师的作品，这种形容也太不严谨了
- 18、若有一天，终要选择当豺狼，望我还能有悔悟，不为其他，只因正义
- 19、扣人心弦
- 20、如一部史诗一样精彩！有时候文字能表现出的画面，大概只存在于想象里吧
- 21、这可能是卡达莱的真实水准，远超后期流亡法国写的那些小说。
- 22、读了一半，意思不大，历史小说就光写人物故事，和井上靖又有什么区别呢。
- 23、只剩最后一章了忍不住来评论了。超好看，宗教征伐，伊斯兰教的运筹帷幄，参杂天主教的视角，将战争描写的淋漓尽致，各种战术，新式大炮轰炸、断引水渠，偷袭，投毒，慰安，面面俱到，尤其是马找水那一段，简直激动人心，军职人员形象爆满，超喜欢史官和军需总管的，军需总管就是个大嘴巴哈哈。战争过程中各种哲学意义的探讨，各种妒忌和猜疑，信仰的指引和矛盾。已经不是对与错，真与假的事情了。心疼占星官和建筑师。一句话很深刻，我们以为我们把死亡带给他们，其实正是我们把他们塑造成了不死神话。
- 24、非常棒的历史小说，又不仅仅是历史小说

《雨鼓》

25、好看 雨很大，鼓很响(~ 一 一) ~

1、（刊于《晶报》2016年7月2日深港书评·壹周）文/俞耕耘阿尔巴尼亚文学，在上世纪后半叶曾一度淡出我国读者视野。卡达莱的名字却让我们重又看到耀眼“亮色”，在接连荣膺多个国际奖项后，他广受世界瞩目。从诗人到小说家，卡达莱经历了由政治抒情向政治讽喻的精彩转身，从阿尔巴尼亚到巴黎的流亡动荡，不变的是他作品中诗性的智慧与散文的灵巧。1卡达莱是令人叹服的，小说《金字塔》直追前古，本无太多辑录可考的文献，这绝对可谓书写的冒险。修建金字塔的“故实”不过是一个“空壳”，一个“故事的容器”。面对历史细节的虚无幻灭，作者反而腾挪出无限的自由，在想象中达到“超写实”般的再现功力。你会怀疑卡达莱是否“在场”，他是胡夫的侍者还是宫廷的重臣，他是修造的苦力还是执鞭的监工？很显然，他同时都是，又不断游弋。然而，难得的是，细节又毫不琐碎，它们都汇聚为意义的潜流，通往故事“黑暗的心”。这黑暗的根源就是作者嘲讽的“专制制度”吗？我想并不全然如此。它更源于人性难以克服的弱点：从心理到欲望，从认识到思维，普遍而深刻。专制统治和权力运作只是基于其上的“金字塔”。作家在一个如此单调线性的情节框架（是否建造-如何建造金字塔）内，却建立了内蕴繁复的象征系统。他的高明在于赋予金字塔太多的幻象：它既植根于民众观念、又存在于图纸模型，既是抽象的权力运作，又是物质的威权实体。从设想放弃修建到做出建造最宏伟金字塔的决定，胡夫意识到金字塔不仅属于他，也属于整个埃及。安置死亡，只不过是一个无关轻重的附属功能。金字塔提供了一套对人性进行治理的“统治术”，是“神智的模糊，精神的紧缩，意志的软化，能量的消耗，概念的单调”。卡达莱很可能仿效了《圣经》中修建通天塔耗费财富、催生嫉妒、孕育阴谋的母题。同时，他又赋予小说太多无解的两难：“（它）既是是可以完成的，同时又是永远不能完成的”；加快工程进度会显得支持法老将死的谣言，磨洋工又会遭到刑罚鞭打。小说放大了运石上坡的周而复始，从塔尖顶层“反向计数台阶”也是颠倒黑白的认识论荒谬。“那是一种令人疲于奔命的空无和眩晕的感觉”。2作家在1969年出版的小说《雨鼓》，显然比《金字塔》更具政治关切。研习历史出身的卡达莱，始终散发着史诗传统和民间讽喻，仿佛来自希腊荷马与波斯萨迪的承续。然而，他又带来了极端反讽：他的历史书写非但没有退回遥远，反而不断迫近，成为当下的现实。与米兰·昆德拉的政治创伤“后遗症”相似，卡达莱自言，“我每次写一本书，都感觉是在将匕首刺向专制”。然而，作家耀眼的地方却是对“拟境”（重新拟造情境）和“对位”（古今复合叠加）的纯熟使用。《雨鼓》以奥斯曼帝国一场远征阿尔巴尼亚的“战事”为题材，让人直接联想到“布拉格之春”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“实事”。他用一堆神似的巧合，讲述了一切历史亦是现实的训诫。一个大兵压境，数月围困，攻守交战的故事却蕴含了地缘政治、民族纷争、宗教征服等绵延至今的重重“死结”。显然，作家更关心战争的缘起和本质。小说开篇，苏丹（奥斯曼帝国）对阿尔巴尼亚施压，企图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。在目的落空后，又以“投靠欧洲的叛徒”的罪名围困。这些细节，无疑都指向苏联对东欧的威胁挟制：如意识形态的暴力输出，选择“阵营”站队的冷战思维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等等。那么，卡达莱在一场15世纪的遥远战斗上大费周章，就仅仅为了控诉一把苏联的极权和霸权？当然不是，他有意釜底抽薪，拆穿所有战争的“口食”、宗教的伪善和政治的本性。小说中，苏丹的军需总管明显带着“局外明眼人”，“战场老油条”的色彩，玩世不恭又往往一语中的：“我们指责斯坎德培是西方人的走狗，而我们自己却背着他和威尼斯人打交道”“这就是政治”。卡达莱敏锐意识到，他笔下的战争只不过是一种伪装：它乔装成土耳其化与欧洲化，伊斯兰教与天主教的争斗，实质不过是统治利益的扩张。小说耐人寻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，作家的立场态度在何方？它暗藏着什么为中心，什么为异教的情感判断。这看似不言而喻，他显然会站在阿尔巴尼亚一方，把苏丹看做入侵者。然而，卡达莱却给我们开了一个高明的玩笑。那种叙事视角常与价值立场保持一致的惯常做法，遭到了颠覆：他选取了苏丹随军史官为叙事之眼。史官就像是卡达莱（历史兴趣）的化身。军需总管对史官的劝告，更像作家对书写战争的自嘲：“大屠杀总能让人写出伟大的书”，“你的确有机会写一部铁血铮铮的史书，而不是那些从没有到过战场的小文人在火炉边写出来的花边故事”。更令人纳罕的是，《雨鼓》在叙事上鲜明的“失重感”，却经营出正与反、实与虚、轻逸与厚重的对照美学。从统帅帕夏到将领、兵士、占星官、工程师、建筑师各色人等，从军需配给、武器装备再到炮轰攻城、挖掘地道、断水围困的全景展示，卡达莱借史官对苏丹一方进行了事无巨细的“写实”。对阿尔巴尼亚，却只在每章章前稍加“晕染”，烘托守城一方心理的等待、焦虑、恐惧和绝望。当读者对敌方攻略无所不知时，他们却因无从知晓，放大了痛苦的焦灼。最终，“报雨的鼓声”浇灭了战争的戾气，秋雨解救了围困。3《H档案》正如一首充满戏谑快感的“讽

喻诗”。小说以两个业余“学者”来到阿尔巴尼亚偏远山区企图破解荷马史诗为线索，充满了“天真的滑稽”。民间学者要搞古典学研究？然而它又与《金字塔》形成了某种呼应。N城总督也如法老，患有“政治过敏强迫症”，认为他们必是间谍，从而加以严密监视。一个貌似文化寻根的故事最终却沦为一场“闹剧”，史诗的归属划分则牵出民族宗教矛盾、政治时局动荡等现实。如果说H代表了荷马，那么N很有可能暗指了NO。它是封闭专制之城对一切外来“闯入者”的拒绝。笨拙研究者、粗俗总督、放荡夫人、愚昧民众漫画式地再现了上世纪阿尔巴尼亚的风俗场景。然而，如果将卡达莱仅仅视为用意显露，介入鲜明的讽喻作家，又未免格局太小。虽然，他选取的题材、背景与象征确乎通往特定的政治现实。但是笔笔对应，处处坐实却绝非明智的读法。事实上，卡达莱深谙实到极处，便是虚到极时的道理，强烈的存在主义气质和荒诞派色彩更让人折服。“超写实”手法既会让细节扩大、寓意显著，同时也使时间荒漫，陡生多重意义的褶皱。作家的感应恰好印证了这点，“当今的时间并非它应是的样子，它已经丧失了原本的品质。它毫无自制地放任自流了；它已经，该怎么说呢，膨胀了，扩大了，总之，它已经放松了”。真正的时间应是很紧凑的。卡达莱戏谑道：“比如说，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整整一世的时间，应该能用他性高潮时刻的数量来测定。其他的一切只不过是空无和虚荣。”那么，作家是否也在劝告我们：真正的小说，现实影射只是浅露在外的短暂“性高潮”，而深层基底则是对人性“黑洞”的持久探寻。卡达莱拥有难得的天赋，那就是举重若轻的起舞。沉重苦难和晦暗现实被还原为可笑的荒诞，在他笔下示众。疼痛的讽喻和诗意的轻盈成为他现实主义的精彩跃动，“黑暗、敏锐而触动人心”。http://jb.sznews.com/html/2016-07/02/content_3562090.htm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：书语云中君

2、伊斯梅尔·卡达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。小小的阿尔巴尼亚，在他的笔下被无限放大，无数精彩的故事轮番上演，因而，卡达莱堪称是阿尔巴尼亚的“代言人”，而想要走进这位作家，《雨鼓》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。《雨鼓》中讲述的故事很简单：十五世纪，奥斯曼土耳其决意进攻阿尔巴尼亚，战争持续了一个夏天，城外的士兵不停进攻，想占领要塞，他们尝试了各式各样的攻城方式，炮轰、挖地道、鼠疫、断水等等；而城内的人死死坚守，不肯退却让步。最终，只等一场秋雨来决一胜负。整本书中，伊斯梅尔·卡达莱运用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，实写城外的土耳其军队，虚写城内的阿尔巴尼亚士兵。虚虚实实之间，城里城外的故事就这样上演了……土耳其军队统帅乌古尔鲁·图尔桑帕夏在帝国失宠，因而被皇帝派来远征打仗，也算作皇帝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成功了固然万幸，但如果失败，恐怕就万劫不复，甚至搭上性命。帕夏对此当然心知肚明，从他安营扎寨的那刻起，他身上带来的忧伤就挥之不去。书中不乏对他的心理描写，特别是开会的时候，每每帕夏看着众将领之间层出不穷的斗争，忧伤就将他包裹。特别是在结尾，当他看出将领和士兵已经厌倦攻城，只想等待一个结果，哪怕是败北的结果时，他决定最后一搏，亲自参战。而虚写部分则是阿尔巴尼亚士兵留守要塞。虽然着墨不多，但每当土耳其军队想出一种新的策略进攻要塞时，我们都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城内阿尔巴尼亚人的痛苦与隐忍。哪怕天气酷热、口渴难耐，在最艰苦、恶劣的境况下，他们也不甘放弃。这一场旷日持久的“围城战”中，城里城外的人都在忍受着，战斗着。伊斯梅尔·卡达莱“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”，诗意的语言弥漫纸上。书中没有一个特定的主人公，他“用奥斯曼帝国点阵散布的旁白视角”，将不同的人物形象、内心独白跃然纸上。伊斯梅尔·卡达莱曾说：“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抵抗。”他笔下的人物同样沿袭了这一精神特质——抵抗命运。在《雨鼓》中，尽管土耳其士兵作为攻击方，卡达莱并没有表现出对土耳其士兵的憎恶之情；同样身为阿尔巴尼亚人，卡达莱也并未流露出对阿尔巴尼亚士兵的赞赏或同情。似乎在他笔下，每一个人物并没有绝对的善与恶之分，相反，他希望读者看到的是他们对命运的抵抗精神。这种抵抗，是义无反顾地殊死拼搏，是明知结果地背水一战。因而，《雨鼓》可以看作是二个民族交战的故事。除此之外，《雨鼓》更是两种宗教对峙的故事。一边是土耳其信仰的伊斯兰教，一边是阿尔巴尼亚信仰的基督教。土耳其进攻阿尔巴尼亚，除了要占领领土，更希望使其改宗皈依自己的教义。看不见的未知才是最可怕的。不然，书中总务长怎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：“最激烈的战争是在天上”、“人们往往把贵重的物品放在别人难以触及的地方，同样的每个民族也会把它最珍贵的东西置于天穹：他们的神灵、信仰，最高尚、不容玷污的东西”。攻占要塞，抢下那些石头不重要，真正的目的是在精神的宗教世界里一统天下。因而，阿尔巴尼亚誓死捍卫的不仅仅是那一方土地，对他们而言，这是一场为宗教而战的斗争，他们所捍卫的更是自己的宗教与信仰自由。回到二十世纪，出版于1969年的《雨鼓》，其实另有深意。1968年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“布拉格之春”的政治体制改革，苏联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装干涉，而阿尔巴尼亚也因之选择退出“华约”。“我每次写一本书，都感觉是

《雨鼓》

在将匕首刺向专制。”伊斯梅尔·卡达莱如是说。15世纪，奥斯曼帝国妄想一统欧洲，使其他国家成为它的附庸，皈依伊斯兰教；而在20世纪，苏联更是渴望实行统一的“苏联体制”。可见，书中阿尔巴尼亚人对土耳其人的反抗，影射了生活中无数相似的专制，卡达莱的“匕首”总是那么地精准地刺中了现实。读完全书，大概就可以知道“雨鼓”的内涵和分量了。有关雨鼓的描写出现在全书的开头与结尾。当帕夏抵达要塞的第一天，就听到雨点打在帐篷上，滴答滴答的声音将他带进了深深的沉思之中，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。而在结尾，雨鼓成了他的梦靥，对帕夏而言，只要不下雨，战争就有胜利的希望，他也就有希望。可他偏偏敌不过命运。熟悉的雨鼓声又响了起来。第一场秋雨的到来，让帕夏知道一切都没有希望了。帐篷外，沉闷的雨鼓声声不停，帕夏选择了自杀，雨鼓声变成了丧钟，久久为他而鸣。而对城内的阿尔巴尼亚人而言，上天赏赐的秋雨将他们拉出了绝境，仿佛如同欢庆的鞭炮，在庆祝即将到来的战争的胜利……伊斯梅尔·卡达莱的《雨鼓》，可以看作是描写战争故事的《雨鼓》，是争取宗教自由的《雨鼓》，是抵抗命运的《雨鼓》，是反对专制的《雨鼓》……战争会结束，但那些鲜血、伤口、轰鸣、尘土、城墙会化为字迹，久久流传。伴着滴滴雨鼓声，又传来了城里城外的故事……

章节试读

1、《雨鼓》的笔记-第二章

大屠杀总能让人写出伟大的书。

2、《雨鼓》的笔记-第八章

这让我在被女主人们虐待的时候有一种病态的快感。打我吧，夫人们，我对她们说，剥了我的皮，在我头上撒尿，尽情斥责我吧！

太丧失了

《雨鼓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